



## 正月里来闹秧歌

□ 邓荣河

我的老家，坐落于鲁北的一个偏远乡村。在家乡人的潜意识里，年是个最隆重的节日。忙活了一整年的庄户人，年节期间得到了彻底的放松。各种娱乐活动，次第登场。正月里来闹秧歌，是家乡人固有的传统习俗。

不管多忙，每年春节期间我总会带着妻子、女儿回老家。一是完成做晚辈的使命，平时工作忙，回老家的机会不多，趁着有个小长假，和老爸老妈共度佳节。二是走出家门，彻底脱掉斯文，和家乡人一起闹一闹古老的大秧歌。说起闹秧歌，除去身体较弱的老母亲在一边观看以外，我们全家都上场。老父亲是秧歌场子里打伞的伞头，属于大秧歌中的灵魂人物之一。所有阵法的排列、队伍的行走，都听伞头的指挥。正在读大学的女儿，紧随老父亲的身后，打小鼓子。举手投足英姿飒爽，丝毫不亚于村内那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。妻子则跟在女儿身后，和村内其他妇女们翩翩起舞。

我呢？也不闲着，稍微懂点音律的我，专门到伴奏的后



台敲锣、打镗、划铙。看着容易，操作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。所有铜器乐器都有好几斤，一个场阵下来，往往累得大汗淋漓。不过从内心讲，我一点也不觉得累。退一步讲，即使我的手上偶尔磨出了血泡，到家后也不敢在家人面前声张。道理很简单——谁让咱有这一点爱好呢。

据老辈人讲，老家的秧歌历史悠久，起源于元代。当时，实行保甲制，十户为一甲，设甲长一个；四甲为一保，设保长一人。统治者在各村设首领一名，管理监督全村事务。若有宴会等场合，村内首

领便强迫甲长找年轻妇女来唱歌作乐。当时，一些崇尚气节的文化人，对这种风气既厌恶又痛恨，但因为势单力薄又不能明着反抗，只能想别的法子进行变通。于是，他们编写出通俗的俚词俗句，用年轻的小伙男扮女装去应付差事。演出那天，忐忑不安的甲长们，各自打着伞，带领自己的演唱者在伞下等候传唤。这便是老家秧歌的雏形。元朝灭亡后，不再被奴役演出的老辈人将秧歌的内容、形式进一步进行了拓展，使其变得更加欢快、通俗，逐步发展成为今天全民性的大型文艺活动。

## 古诗词里的情书

□ 姜薇

自古以来，动人的爱情故事里都少不了表白，可到底怎样才能表达浓浓的爱意？简单直接的“我爱你”三个字听起来虽然如沐春风，却远不如写一封情书给自己想念的人，一句相思，浓情四溢，一腔深情，在字里行间绵绵不绝地流淌着。

古人很含蓄，常常以情人诗，以书传情，特别是在通讯不便的时代，千古不变的浓浓爱意、诉说离愁的情感都化作了一封封情书，藏在诗词中。

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“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”，李清照的这首小情调之作《一剪梅》是与丈夫分离时写的情书，表达的是绵绵无尽的相思与愁情，连思念都写得如此诗意，可见这世上爱情的美好。

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的爱情就像是张爱玲所说的“于千万人之中，遇见你要遇见的人”，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李清照，与丈夫赵明诚志趣相同，心心相印，两人最幸福的事就是一起致力于书画金石搜集整理，但新婚燕尔两人却分别两地，空留李清照一人在家，自然是浓情难遣，忧愁之极，所以字字句句都将万般思愁浓缩在这首《一剪梅》中。李清照用内心独白的方式把相思之苦表达得很真实，残败的荷花、凉透的枕席，这些秋天的萧条和冷落告诉人们，无人与自己立黄昏，无人问粥可温，无人与自己把酒分，特别是用红藕这个在古诗词中代表爱情的关键词，烘托了自己寂寞的情怀，含蓄揭示了这首词

相思的主题和忧愁的基调。

“夫戍边关妾在吴，西风吹妾忧夫。一行书信千行泪，寒到君边衣到无？”这首《寄外征衣》是一位妻子写给在边疆为国戍边丈夫的情书，同样是情书，但表达更多的是对丈夫的关怀，边关寒冷，丈夫是否有棉衣？一封简短的书信，每一行字，说不尽的思念和牵挂，说不尽的盼望，即使流年易逝，依然企盼和爱人能够长相厮守、幸福团圆，对美好的生活充满向往。

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源于《诗经·邶风》里的《击鼓》，写的是一个征战在外不能归的士兵，对妻子分别时誓言的怀念，表达的是爱情的永恒。“执子之手”也早已成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的代名词。看起来很

简单的这句话，要真正做到需要巨大的勇气，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才能见证爱情的坚贞与纯粹。

能够牵着彼此的手，走过岁月的坎坎坷坷，不管是沧海桑田，还是世事变换，此生相爱相伴，将爱情进行到底，是人生的一大幸事。

爱情，是漫漫人生中的初心不改，是相爱后的地久天长，是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是“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”，这些藏在古诗词里的情书，虽历经千年时光，依然被我们随口吟唱，鲜活地呈现着爱情最初的模样。那时书信很慢，车马很远，但不管是曾经沧海难为水，还是为伊消得人憔悴，历经磨难依然情深不渝，一定是足够深情。

## 我在京城过大年

□ 李忠厚

妻一直在北京照看外孙，春节没回来。小年过后，我去京城，同妻子与女儿一家过大年。



北京，我已往返过多次。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，游故宫，逛颐和园、圆明园、天坛公园，登长城……在京城过年，却是第一次。

半年多没见的外孙乖巧、懂事了，一见面就扑入我的怀抱，在我的肩头蹭啊蹭的，两周岁不到，嘴中含混地发着“姥爷”的字音。

除夕前一天傍晚，一家人出外就

餐。道路两旁流光溢彩，路上人车渐少；用餐的人很多，朝阳的烟火气浓厚。

年味在逐渐酝酿，除夕的年味最为浓厚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空气中弥漫着饭菜香。

除夕在房山度过。妻子与女儿置办年夜饭。看“春晚”，给亲朋好友发送祝福微信成了我这晚主要的内容。

大年初二驱车抵达昌平。先试着滑雪，再去泡泡温泉，体验“冰”“火”两重天的感受。北风劲吹，心中却是暖意融融。

陪外孙逛儿童娱乐城是件乐事。平日里，女儿上班忙，陪孩子来娱乐城的机会

少；现在，孩子像撒欢儿一般，一会儿扮消防员玩“灭火”游戏，一会儿蹦蹦跳跳于塑料球的“海洋”……

离京前的最后几天，带外孙去附近的几处公园，晒晒春天的暖阳，亲近一下大自然。

为避开春运返程高峰，女婿大年初五便返回工作地苏州。

春节，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。新年伊始，每一个华夏儿女都怀揣着美好的期许，奔赴辉煌的征程。

人勤春来早，奋进正当时。

早安，我的家乡；早安，我的中国！

## 闲说兔文化

□ 杨银华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家养过几只兔子。它们吃草吃菜的憨态和在院子里蹦蹦跳跳的样子，为我童年困苦乏味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。

当时无论是山野还是平原，野兔是最常见的在地上跑的野生小动物。冬天视野开阔，时见野兔跑成“一溜烟”，每次都能引发伙伴们一片欢呼。远处野兔的“动态”和眼前伙伴们的“神态”，成为童年记忆里小孩子缺乏见识的灵动画面。

家兔也好，野兔也罢，兔子也有自己的“兔文化”，如成语守株待兔、兔死狐悲等。这些成语对兔而言，虽不太“正面积”，但“守株待兔”说的是人的愚蠢，“兔死狐悲”说明“兔缘儿”不错，连狐狸都为其死感到悲伤。

总之，兔子是温顺的、善良的，是应受保护的“弱势群体”，也是人类的好朋友。除此之外，兔子确有令人佩服与学习的地方，比如狡兔三窟。这是一种人和动物都应具备的忧患防范意识。这里的“狡”不仅指狡猾，更是一种聪明、一种智慧、一种自保避害的天性——假如附近有只熊想吃你，你不“狡”一下行吗？

升华“兔文化”内涵的，当属神话故事“嫦娥奔月”。由于兔子的温顺善良与可爱，从世间升仙到月宫上的嫦娥，选择的相伴动物便是兔子。兔子因此也成了仙，后被世人称作“玉兔”。“玉兔捣药”还下凡到人间“送医上门”，为百姓解除病痛，遂又被民间尊称为“兔儿爷”，更是提高了“辈分”。

走出神话传说，回到世俗中来。兔子在民间儿歌中也占有很高的“份额”：“小白兔，红眼珠，妈妈上班我不哭，小小幼童‘念叨’一下小白兔，便会安静下来；‘小白兔，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’，每当小孩子们背诵并模仿儿时，便是大人们眼中最美好可爱的形象。而那小白兔喜吃胡萝卜‘白里透红’的色彩搭配，更是人们在兔年的经典视觉之美了。”

## 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：lzcbl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、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